

有声
读物

Audiobook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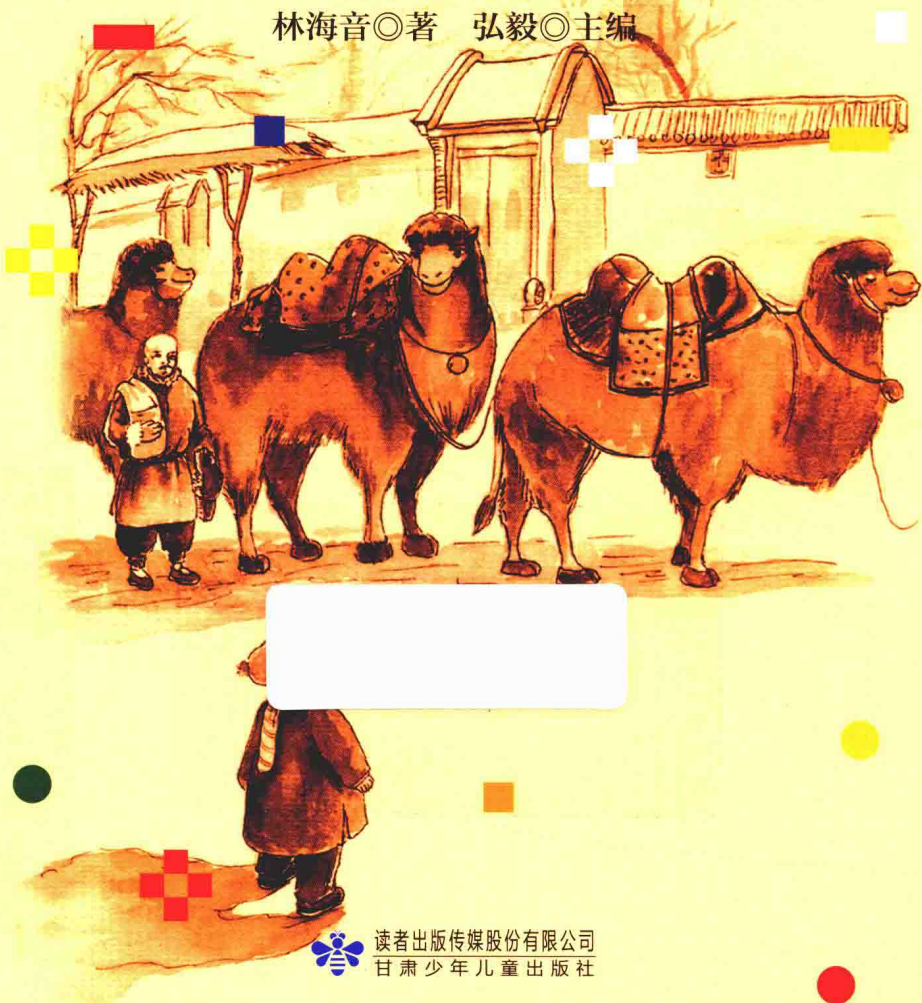
小学生语文经典阅读丛书



名师推荐 | 经典优选 | 自主阅读 | 美绘插图

城南旧事

林海音◎著 弘毅◎主编



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小学生语文经典阅读丛书

名师推荐 | 经典优选 | 自主阅读 | 美绘插图

城南旧事

林海音◎著 弘毅◎主编



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城南旧事 / 林海音著; 弘毅主编. — 兰州: 甘肃
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6. 9
(小布头丛书)
ISBN 978-7-5422-4122-1

I. ①城… II. ①林… ②弘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
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09665号

书 名	城南旧事
作 者	林海音 著 / 弘毅 主编
出版发行	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 址	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(电话: 0931—8773255)
出 版 人	王永生
总 策 划	王光辉 朱满良
项目执行	段山英 杨万玉
责任编辑	雷 华
特邀统稿	王佩丽
封面设计	刘 晓
印 刷	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	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3
书 号	ISBN 978-7-5422-4122-1
定 价	16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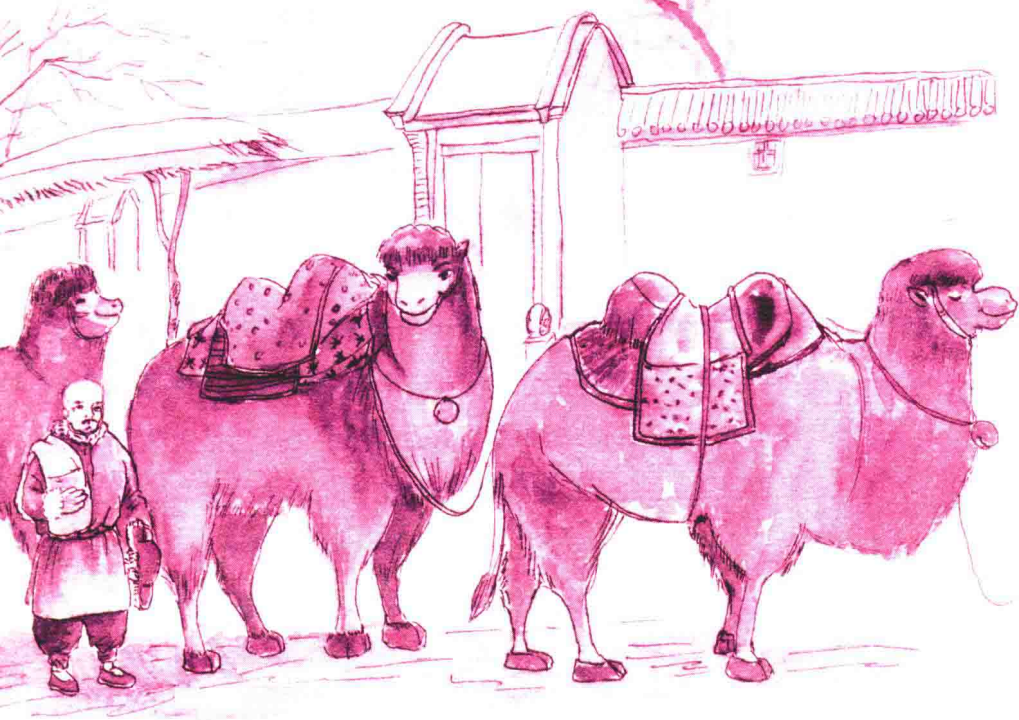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CONTENTS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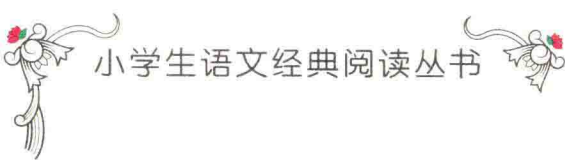
冬阳 童年 骆驼队	01
我们看海去	05
兰姨娘	36
驴打滚儿	61
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	80





快来扫二维码听故事吧！

冬阳 童年 骆驼队



骆驼队来了，停在我家的门前。

它们排列成一长串，沉默地站着，等候人们的安排。天气又干又冷，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，秃瓢儿上冒着热气，是一股白色的烟，融入干冷的大气中。

爸爸在和他讲价钱。双峰的驼背上，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。我在想，麻袋里面是“南山高末”呢，还是“乌金墨玉”？我常常看见顺城街煤栈的白墙上，写着这样几个大黑字。但是拉骆驼的说，他们从门头沟来，他们和骆驼，是一步一步走来的。

另外一个拉骆驼的，在招呼骆驼们吃草料。它们把前脚一屈，屁股一撅，就跪了下来。

爸爸已经和他们讲好价钱了。人在卸煤，骆驼在吃草。

我站在骆驼的面前，看它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，那样丑的脸，那样长的牙，那样安静的态度。它们咀嚼的时候，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，大鼻孔里冒着热气，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。我看得呆了，自己的牙齿也动了起来。

老师教给我，要学骆驼，沉得住气的动物。看它从不着急，慢慢地走，慢慢地嚼，总会走到的，总会吃饱的。也许它天生是该慢慢的，偶然躲避车子跑两步，姿势就很难看。

骆驼队伍过来时，你会知道，打头儿的那一匹，长脖子底下总系着一个铃铛，走起来，“当、当、当”地响。

“为什么要一个铃铛？”我不懂的事就要问一问。

爸爸告诉我，骆驼很怕狼，因为狼会咬它们，所以人类给



它带上铃铛，狼听见铃铛的声音，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着，就不敢侵犯了。

我的幼稚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，我对爸爸说：

“不是的，爸！它们软软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，没有一点声音，你不是说，它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，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反刍出来的食物吗？一定是拉骆驼的人类，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，所以才给骆驼戴上了铃铛，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。”

爸爸想了想，笑笑说：“也许，你的想法更美些。”

冬天快过完了，春天就要来，太阳特别地暖和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。可不是么？骆驼也脱掉它的绒袍子啦！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地从身上掉下来，垂在肚皮底下。我真想拿剪刀替它们剪一剪，因为太不整齐了。拉骆驼的人也一样，他们身上那件反穿大羊皮，也都脱下来了，搭在骆驼背的小峰上。麻袋空了，“乌金墨玉”都卖了，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。

夏天来了，再不见骆驼的影子，我又问妈：

“夏天它们到哪儿去？”

“谁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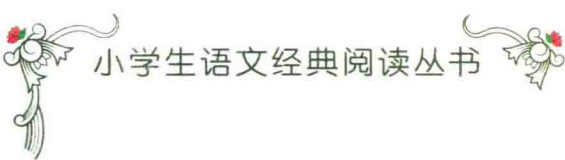
“骆驼呀！”

妈妈回答不上来了，她说：

“总是问，总是问，你这孩子！”



孩子童真的视角
往往会发现
别样的美。



夏天过去，秋天过去，冬天又来了，骆驼队又来了，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。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，我也不会再做了。

可是，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！我对自己说，把它们写下来吧，让实际的童年过去，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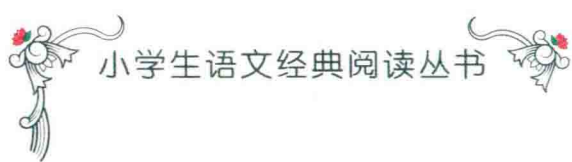
就这样，我写了一本《城南旧事》。

我默默地想，慢慢地写。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，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，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。



快来扫二维码听故事吧！

我们看海去



妈妈说的，新帘子胡同像一把汤匙，我们家就住在靠近汤匙的底儿上，正是舀汤喝时碰到嘴唇的地方。于是爸爸就教训我，他绷着脸，瞪着眼说：

“讲唔听！喝汤不要出声，苏苏苏的，最不是女孩儿家相。舀汤时，汤匙也不要吧碗碰得当当当地响。……”

我小心小心地拿着汤匙，轻慢轻慢地探进汤碗里，爸又发脾气了：

“小人家要等大人先舀过了再舀，不能上一个菜，你就先下手，”他又转过脸向妈妈：“你平常对孩子全没教习，也是不行的。……”

我心急得很，只想赶快吃了饭去到门口看方德成和刘平踢球玩，所以我就喝汤出了声，舀汤碰了碗，菜来先下手。我已经吃饱了，只好还坐在饭桌旁，等着给爸爸盛第二碗饭。爸爸说，不能什么都让用人做，他这么大的人，在老家时，也还不是吃完了饭仍站在一旁，听着爷爷的教训。

我趁着给爸爸盛好饭，就溜开了饭桌，走向靠着窗前的书桌去，只听妈妈悄悄对爸爸说：

“也别把她管得这么严吧，孩子才多大？去年惠安馆的疯子把她吓得那么一大场病，到现在还有胆小的毛病，听见你大声骂她，她就一声不言语，她原来不是这样的孩子呀！”



大人们做什么事情都有缘由，孩子又何尝不是？不妨停下来，听听孩子的声音。



现在搬到这里来，换了一个地方，忘记以前的事，又上学了，好容易脸上长胖些……”

妈妈啊！你为什么又提起那件奇怪的事呢？你们又常常说，哪个是疯子，哪个是傻子，哪个是骗子，哪个是贼子，我分也分不清。就像我现在，抬头看见窗外蓝色的天空上，飘动着白色的云朵，就要想到国文书上第二十六课的那篇《我们看海去》：

我们看海去！

我们看海去！

蓝色的大海上，

扬着白色的帆。

金红的太阳，

从海上升起来，

照到海面照到前船头。

我们看海去！

我们看海去！

我就分不清天空和大海。金红的太阳，是从蓝色的大海升上来的呢？还是从蓝色的天空升上来的呢？但是我很喜欢念这课书，我一遍一遍地念，好像躺在床上，又像睡在云上。我现在已经能够背下来了，妈妈常对爸爸、对宋妈夸我用功，书念得好。我喜欢念的，当然就念得好，像上学期的“人手足刀尺狗牛羊一身二手……”那几课，我希望赶快忘掉它们！

爸爸去睡午觉了，一家人都不许吵他，家里一点儿声音都没有，但是我听到街墙传来“嘭！嘭！”的声音，那准是方德成他们的皮球踢到墙上了。我在想，出去怎样跟他们说话，跟他们一起玩呢？在学校，我们女生是不跟男生说话的，理也不理他们，专门瞪他们，但是我现在很想踢球。

好妈妈，她过来了：

“出去跟那两个野孩子说，不要在咱们家门口踢球，你爸爸睡觉呢！”

有了这句话就好了，我飞快地向外跑，辫子又钩在门框的钉子上了，拔起我的头发根，痛死啦！这只钉子为什么不取掉？对了，是爸爸钉的，上面挂了一把鞋掸子，爸爸临出门和回家来，都先掸一掸鞋。他教我也要这样做，但是我觉得我鞋上的土，还是用跺脚的法子，跺得更干净些。

宋妈在门道喂妹妹吃粥，她头上的簪子插着薄荷叶，太阳穴贴着小红萝卜皮，因为她在闹头痛的毛病。开街门的时候，宋妈问我：

“又哪儿疯去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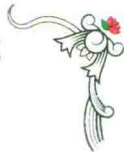
“妈叫我出去的。”我理由充足地回答她。

门外一块圆场地，全被太阳照着，就像盛得满满的一匙汤。我了不起地站到方德成的面前说：

“不许往我们家墙上踢球，我爸爸睡觉呢！”

方德成从地上捡起皮球，傻乎乎地看着我。

在我们家的斜对面，是一所空房子，里面没有人家住，



只有一个看房的聋子老头儿，也还常常倒锁了街门到他的女儿家去住。宋妈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，说这所房子总租不出去，是因为闹鬼。妈妈听了就跟爸爸说：“北京城怎么这么多闹鬼的房子？”

在闹鬼房子和另一所房子的中间，有一块像一间房子那么大的空地，长满了草，前面也有看来我都能迈过去的矮破砖墙，里面的草长得比墙高。这块空地听说原来是闹鬼房子的马号，早就塌了，没有人修，就成了一块空草地。

我看着那片密密高高的草地，它旁边正接着一段闹鬼房子的墙，我对傻方德成他们说：

“不会上那边踢去，那房里没住人。”

他们俩一听，转身就往对面跑去。球儿一脚一脚地踢到墙上又打回来，是多么的快活。

这是条死胡同，做买卖的从汤匙的把儿进来，绕着汤匙底儿走一圈，就还得从原路出去。这时剃头挑子过来了，那两片铁夹子“唤头”弹得嗡嗡地响，也没人出来剃头。打糖锣的也来了，他的挑子上有酸枣面儿，有印花人儿，有山楂片，还有珠串子，都是我喜欢的，但是妈妈不给钱，又有什么办法！打糖锣的老头子看我站在他的挑子前，就轻轻地对我说：

“去，去，回家要钱去！”

教人要钱，这老头子真坏！我心里想着，就走开了。我不由得走向对面去，站在空草地的破砖墙前面，看方德成和



小女生的心思。想要跟男孩子们一起踢球，但又不主动开口，等着他们叫自己一起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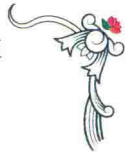
刘平他们俩会不会叫我也参加踢球。球滚到我脚边来了，我赶紧捡起来扔给他们。又滚到更远一点儿的墙边去了，我也跑过去替他们捡起来。这一次刘平一脚把球踢得老高老高的，他自己还夸嘴说：“瞧老子踢得多棒！”但是这回球从高处落到那片高草地里去了。

“英子，你不是爱捡球吗？现在去给我们捡吧！”刘平一头汗地说。

有什么不可以？我立刻就转身迈进破砖墙，脚踏在比我还高的草堆里。我用两手拨开草才想起，球掉到哪儿了呢？怎么能一下就找到？不由得回头看他们；他们俩已经跑到打糖锣的挑子前，仰着脖子在喝那三大枚一瓶的玉泉山汽水。

我探身向草堆走了两步，刘平在喊我：“留神脚底下狗屎，林英子！”

我听了吓得立刻停住了，向脚底下看看，还好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拨开左面的草，右面的草，都找不到球。再向里走，快到最里面的墙角了，我脚下碰着一个东西，捡起来看，是把钳子，没有用，我把它往面前一丢，当的一声响了，我赶紧又拨开前面的草，这才发现，钳子是落在一个铜盘子上面，盘上是反扣着的。真奇怪！我不由得蹲下来，掀开铜盘子，底下竟是叠得整整齐齐的一条很漂亮带穗子的桌毯，和一件很讲究的绸衣服，我赶紧用铜盘子又盖住，心突突地跳，慌得很，好像我做了什么不对的事被人发现了，抬头看看，并没有人影，草被风吹得向前倒，打着我的头，我只看见草上面远远的那



块蓝色的海，不，蓝色的天。

我站起身来往出口的路走，心在想，要不要告诉刘平他们？我走出来，只见他们俩已经又在地上弹玻璃球了，打糖锣的老头子也走了。刘平头也没抬地问我：

“找着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找不着算了，那里头也太脏，狗也进去拉屎，人也进去撒尿。”

我离开他们回家去。宋妈正在院子里收衣服，她看见我皱起眉头（小红萝卜皮立刻从太阳穴掉下来了！）说：

“瞧裹的这身这脸的土！就跟那两个野小子踢球踢成这模样儿？”

“我没有踢球！”我的确没有踢球。

“骗谁！”宋妈撇嘴说着，又提起我的辫子。“你妈梳头是有名的手紧，瞧！还能让你玩散了呢！你说你够多淘！头绳儿哪？”

“是刚才那门上的钉子钩掉的。”我指着屋门那只挂掸子的钉子争辩说。这时我低头看见我的鞋上也全是土，于是我在砖地上用力地跺上几跺，土落下去不少。一抬头，看见妈妈隔着玻璃窗在屋里指点着我，我歪着头，皱起鼻子，向妈妈眯眯地笑了笑。她看见我这样笑，会什么都原谅我的。



大人也许有时
不明白孩子；
但孩子有时却
谙谙大人的
心理。



二

第二天,第三天,好几天过去了,方德成他们不再提起那个球,但是我可惦记着,我惦记的不是那个球,是那块草地,草地里的那堆东西。我真想告诉妈或者宋妈,但是话到嘴边又收回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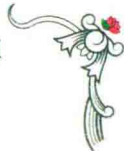
今天我的功课很快地就做完了,两位的加法真难算,又要进位,又要加点,我只有十个手指头,加得忙不过来。算术算得太苦了,我就要背一遍“我们看海去”,我想,躺在那海中的白帆船上,会被太阳照得睁不开眼,船儿在水上摇呀摇的,我一定会睡着了。“我们看海去,我们看海去”,我收拾铅笔盒的时候,这样念着;我把书包挂在床栏上,这样念着;我跳出了屋门槛儿,这样念着。

爸和妈正在院子里,妈妈抱着小妹妹,爸爸在剪花草,他说夹竹桃叶子太多了,花就开得少,该去掉一些叶子。他又用细绳儿把枝子捆扎一下,那几棵夹竹桃,就不那么散散落落的了。他又给墙边的喇叭花牵上一条条的细绳子,钉在围墙高处,早晨的太阳照在这堵墙上,喇叭花红紫黄蓝的全打开了,但现在不是早晨,几朵喇叭花已经萎了。

妈妈对爸爸说:

“带把锁回来吧,贼闹得厉害,连新华街大街上还闹贼呢!”

爸爸在专心剪裁花草,鼻孔一张一张的,他漫不经心地



说：“新华街，离这里还远呢？”抬头看见我又说：“是不是？英子！”

我点点头，那空草地在我眼前闪了一下。

小妹妹这时从妈妈的身上挣脱下来，她刚会走路，就喜欢我领她。我用跳舞的步子带着她走，小妹妹高兴死啦！咯咯地笑，我嘴里又念着“我们看海去”，念一句，跳一步舞，这样跳到门口。宋妈刚吃过饭，用她那银耳挖子在剔牙，每剔一下，就啧啧地吸着气，要剔好大的工夫，仿佛她的牙很重要！小妹妹抱住她的腿，她把耳挖子在身上抹了抹，插到她的髻儿上去。

宋妈抱起小妹妹走出街门了，她对妹妹说：

“俺们逛街去喽！俺们逛街去喽！”宋妈逛大街的瘾头很大，回来后就有许多新鲜事儿告诉妈妈，神妖贼怪，骡马驴牛。

宋妈走远去了，小妹妹还在向我招手，天还没有黑，但是太阳不见了，只有对面空房子的墙角上，还有一丝丝光。再看过去，旁边的空草地上，也还有一片太阳闪着亮，草被风吹得轻轻地动，我看愣了，不由得向它走过去。我家隔壁的门前，停了一个收买破烂货的挑子，却不见人，大概是到谁家收买破烂儿去了吧！这时门前的空地上，一个人也没有。

我走向空草地，一边迈过破墙，一边心想，如果被宋妈或者什么人看见我到这里来的话，我就说，我要找那个皮球的，本来嘛！